

聂翠青 著

时光战士 怕怕龙



哭泣的红枫



西经济出版社

I 287.45

38

P

时光战士 怕怕龙



之哭泣的红枫

SHIGUANGZHANSHIPAPALONG
ZHI KUQIDEHONGFENG

聂翠青 著

山西经济出版社



责 编：王宏伟
助理责编：董利斌
复 审：张慧君
终 审：李肖敏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哭泣的红枫/聂翠青著. —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3. 1

(时光战士怕怕龙)

ISBN 7-80636-633-4

I. 哭... II. 聂... III. 科学幻想小说—中国—当
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9134 号

时光战士怕怕龙

之

哭泣的红枫

聂翠青 著

*

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0351-4922102

<http://www.sxep.com.cn> E-mail: sxep@sx.cei.gov.cn

新华书店经销 铁三局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625 字数：171 千字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册

*

ISBN 7-80636-633-4

G·031 定价：12.00 元

目 录

第1章	离奇的传说	(1)
第2章	夜探古墓	(18)
第3章	那个女子是谁?	(40)
第4章	“5·20”恶性事件	(62)
第5章	吟枫,你在哪里?	(82)
第6章	大吃一惊	(105)
第7章	线索又断了	(126)
第8章	被请进公安局	(147)
第9章	大难临头	(165)
第10章	申冤	(189)
第11章	“救救我们!”	(213)
第12章	惜枫之死	(232)
第13章	真相大白	(253)



第 1 章

离奇的传说

滚滚黑云气势汹汹地压过来，天渐渐地阴了，一阵凉风吹过，怕怕龙激灵灵打了一个冷战。

此时的他正站在自家的阳台上，呆呆地望着前面胡子叔叔王一通那座熟悉而又让他时时不寒而栗的小黑屋出神。

隐隐地，他似乎又听到了那个熟悉的声音，在他耳边轻轻地、幽幽地说：“别忘记你的使命……这是秘密，你不能告诉任何人……”

他下意识地转过身来，周围一片寂然，没有一个人影。

“叮咚……”一阵门铃声打断了那个幽幽的声音，是保姆奶奶买菜回来了。

挎着菜篮子出现在门口的保姆奶奶，没有了往日一见到怕怕龙时便泛起的慈爱的笑容，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紧张和神秘，连皱纹里都装得满满当当。



“阿……阿龙啊，刚……刚才奶奶在菜市场……听说……听说一个可怕的消息！”不知是因为上楼气喘吁吁，还是惊慌的缘故，保姆奶奶说话有些上气不接下气。

“什么可怕的消息，总不会是地球要爆炸了吧？是鸡腿涨价了，还是西红柿涨价了？对了奶奶，是不是最近又发现了一批注水猪肉？要不就是辣椒让硫磺熏过了？”

猪肉注水、辣椒被硫磺熏过、白面里掺石膏粉都曾经是奶奶从菜市场带回来的惊人消息。

怕怕龙有意逗奶奶。自从爸爸妈妈离开他以后，怕怕龙就把保姆奶奶当做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亲人，对于保姆奶奶，怕怕龙有着一份浓浓的孺慕之依。

“这孩子，又跟奶奶耍贫嘴了！”保姆奶奶怜爱地看着怕怕龙，嗔怪道。

“真的是一个可怕的消息。”奶奶接着说。

“是吗？奶奶大人，那我就洗耳恭听喽。”怕怕龙嬉皮笑脸地说。

“和平东路那片枫林不是被平了吗？说是要盖什么商贸大厦……”

枫林被平的事儿怕怕龙知道，当时，怕怕龙还曾经专门去最后看了一眼那一到秋天便灿烂似锦的枫林。

怕怕龙留恋那里，不仅是因为那片枫林多么美，多么富有诗情画意，特别是在秋天落日的光芒下，林外是云霞，林内也是云霞；而且小枫林记载着怕怕龙许多童年的幸福……

“……市场上的人说啊，今天上午挖地基的时候，挖出一



座古墓来,是明朝的。”保姆奶奶压低了声音,神秘兮兮地说。

“嗨,好我的奶奶,这消息,还不如白面里掺石膏粉惊人呢。我以为是什么可怕的消息呢,闹了半天是古墓啊,那有什么希奇的?咱们这个城市是一座古城,挖出古墓有什么希罕的?前一阵不是还挖出过一座唐代的古墓吗!?”怕怕龙满不在乎地说。

“这可不是一般的古墓,”保姆奶奶惊恐地说,“奶奶小的时候就听老一辈人说,现在的和平东路在明代的时候是一个上百户人的大村子,后来让官家给占用了,修了一座坟,里面埋的是一位宫里的妃子。听说那个妃子是被冤屈死的,死得很惨。那妃子临死前蘸着自己的血写下一个大大的‘女’字,并且发了毒誓,说有朝一日她的尸骨见了天日,她的魂魄一定要出来复仇!这个妃子后来真的出来复仇了。村子里的人恨这个妃子占了他们的村庄,就纠集了一群人去挖了这座坟,据说把妃子的尸体都挖出来了。你猜怎么着,那个妃子的尸体没有头……第二天,不但挖坟的那群人莫名其妙地死了,村里还有许多人也相继得怪病死了。人们都说呀,那是妃子的冤魂出来复仇呢。后来村里人花重金把妃子重新埋了,还请了七七四十九个和尚为妃子念了七七四十九天的经,为她超度,村子里的人才没有再得怪病……这可是个无头的冤死鬼,这种鬼的冤屈一日不平,她就一日不得安宁,每天晚上都会在古墓周围游荡,见到谁,鬼魂就附到谁的身上……”

一股令人起鸡皮疙瘩的寒意,从怕怕龙的脊背开始向全身蔓延开来。他战栗地用手摸摸额角,满头的冷汗……



不过，怕怕龙毕竟是怕怕龙，他怕过什么？比明代更久远的唐代他都闯荡过，还怕明代的一座古墓吗？

他很快就从失态中恢复了平静，一边用嘴发出一声哨子的声音，一边做了一个暂停的手势，说：“打住！奶奶，严禁传播一切封建迷信！”

“浑小子，奶奶这不是给你讲个故事吗？”保姆奶奶轻轻地用手指戳了一下怕怕龙的额头，“晚上想吃什么？奶奶给你做。”

“奶奶，您真的尊重我的意见？”

“那当然！”

“说话算数？”

“算数！”

“那我要吃麦当劳！”

“前几天不是刚去过吗，怎么又要吃？有什么好吃的，一个面包里夹一块肉和几片生菜叶子，还有那个什么可乐，一股药味……”保姆奶奶唠唠叨叨地说着。

“那我去了啊！”说着，怕怕龙已经蹿出了门，把保姆奶奶的“早点回来”抛在了身后……

十几分钟以后，怕怕龙已经出现在麦当劳快餐店了。

“小同学，请问你想点些什么？”站在柜台里的服务小姐亲切地问，脸上的笑容像绽开的一朵花，灿烂而温馨。

“小姐，请称呼先生。”显然，服务小姐殷勤的笑脸并没有赢得怕怕龙的好感，怕怕龙板着面孔一本正经地说。



他最讨厌别人称他什么小同学、小朋友之类的了，自从父母离异之后，他跟保姆奶奶在一起相依为命地生活，他就感到自己长大了，是一家之主了。而接受了胡子叔叔的托付，经历了前些时候去唐朝惊险的游访，他更感到自己完全是一个可以走南闯北、可以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现在居然还有人称他小同学，他有一种强烈的被轻视甚至被蔑视的愤愤不平，同时，也有一种明明干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后却没有人承认的沮丧。

服务小姐“扑哧”一下笑出了声，花一样的笑容立时像被一阵轻风拂过，散了些样。服务小姐心里奇怪：哪儿来的这么一个小孩子，竟然也要人称他先生？随即她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马上客气地说道：“对不起，先生，请问您想要点儿什么？”

“三号套餐。”怕怕龙依然绷着脸回答道。

“先生请稍等……”服务小姐见怕怕龙装模作样的架势差一点又笑出声来，她立即转过身去装做取套餐借此掩饰住了自己的表情。

服务小姐的小动作当然瞒不过怕怕龙的眼睛，“哼，小！看！人！”怕怕龙翻着白眼斜视着服务小姐的背影重重地吐出每一个字来。

他想起了《灌篮高手》中的樱木花道，流川枫骂他“白痴”的时候，樱木花道不就是自己刚才的那副表情吗？心高气傲的怕怕龙此时真是沮丧到了极点。

极度的沮丧大大地伤了怕怕龙的自尊心，他简直就要放弃这顿美味的麦当劳了。



“麦当劳可以不吃，面子，绝不能丢！”怕怕龙给自己下了命令。

他要对服务小姐说：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被你视为小同学的怕怕龙，正承担着发现历史真相的重要使命，他已经完成了对唐代“玄武门之变”的探寻，他还将继续荷载独行，他还将去……

突然间，怕怕龙仿佛又回到了那间幽暗狭窄的小黑屋里，一道锐利冷峻的目光向他射来，与此同时，一个声音传入他的耳内：“记住，这是秘密，你不能向任何人说起。”

是胡子叔叔……奇怪，每当怕怕龙守不住自己的嘴，将要说出那个秘密时，总会有小黑屋和胡子叔叔在他的眼前出现。

算了，不说这个，但他还是决定要让服务小姐知道怕怕龙是怎样的“士可杀不可辱”，怎样的“天生我才必有用，套餐散去还复来”！

然而，重新回转身来的服务小姐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她将盛着三号套餐的塑料托盘放在怕怕龙面前，恭敬而客气地微笑着对怕怕龙说：“先生，您的套餐。先生，这是找您的钱。先生，请您慢走，欢迎您再次光临。”

一连几个先生，让怕怕龙刚刚几乎降到了冰点的自信又重新涨到了沸点。顿时，脸上晴空万里，霞光万丈。

他又开始得意忘形了，他将手中的塑料托盘当做舞伴，随着大厅里的音乐跳着国标在桌子间的甬道里穿行，寻找座位。他遇人躲人，遇物躲物，如入无人之地。

然而，此时正是用餐的高峰时间，所有的座位全都被占得满满当当，怕怕龙跳了几个来回，仍然毫无结果。

就在这时，一位老奶奶拍了拍怕怕龙的肩膀说：“小同学，你坐这儿吧，我看你已经转了好几个来回了，你要是再转，非把我老太婆转晕了不可。”

说着，老奶奶把坐在他对面的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儿拉到自己跟前，将座位让给怕怕龙。

汉堡包那诱人的香味儿已经不可阻挡地冲进了怕怕龙的鼻孔。唐皇的御宴美酒再香，毕竟与保姆奶奶的宫爆鸡丁、红烧鲤鱼、鱼香肉丝味道差不多，麦当劳的特殊味道，无论如何是不可替代的，多少次了，他就渴望着这一时刻。

怕怕龙没有再对老奶奶的“小同学”发出任何抗议，因为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怕怕龙双手举起那个鸡块儿沙拉汉堡包，贪婪地、狠狠地就是一大口……

伴随着美妙的味觉享受，怕怕龙感到了一阵钻心的疼痛，原来他将自己的一个大拇指一同当做汉堡包送进了嘴里。

怕怕龙一边龇牙咧嘴地甩着被咬疼的手指，一边用另一只手端起那杯冰镇可乐。冰凉爽口的可乐像一股清泉涌到了嗓子眼。“哇塞！真爽！真酷！真帅！真……”怕怕龙正不知如何形容自己此时的美妙感觉，忽然想起如果把杜甫的那句“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改成“此餐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尝”岂不妙哉？

真是不白到唐朝潇洒了一回，唐诗都能现改。怕怕龙洋洋



得意地想。

既然几大口汉堡包和可乐已经将馋虫打发回肚里了，怕怕龙也就不那么猴急地吃了。

他慢慢地将一袋装得满满的番茄酱撕开，然后再把沾着番茄酱的薯条一根一根地送进嘴里，慢慢地嚼着。

一边嚼，怕怕龙一边琢磨自己下一步该如何继续“时光软件”计划。

突然，怕怕龙的目光被电视吸引住了，电视里正在播出关于那个古墓的新闻。

“本台消息，今天上午，在和平东路的商贸大厦地基开挖工地上，发现了一座古墓。市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专家们已经及时赶到现场，对古墓进行研究挖掘。由于古墓墓体庞大，挖掘的工作量较大，目前还无法确定它准确的占地面积。据考古专家通过碳十四测定，基本认定这是一座明代的古墓。古墓的墓主是一位女性，死时的年龄不超过二十岁。关于这位女性墓主的身份以及死因等其他具体情况，要等专家们对古墓进行进一步的挖掘整理之后才能知道。有关古墓的挖掘工作，本台将为您做进一步的后续报道，敬请观众朋友们关注……”

“耶！太棒了，这不就是我的下一个目标吗？”怕怕龙兴奋得将双手使劲儿一攥，做了一个极潇洒、极时髦的动作。

当他意识到事情不妙时，那红红的、黏糊糊的番茄酱已经划了一个漂亮的抛物线落在了对面那个小男孩儿的脸上。

小男孩儿正在专心致志地啃着一只鸡腿，当他发觉一股凉凉的东西喷到自己脸上时便用手去摸，脸上立时一片狼



藉。

“奶奶，我的脸流血了，”小男孩儿看到手上那红糊糊的东西，顿时吓得“呜呜呜”地哭了起来，像火车启动前的三声鸣笛。

再看我们的怕怕龙，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一脸的仓皇，一脸的尴尬，一脸的歉意，外带一脸的皮笑肉不笑……

怕怕龙是差十来分钟打预备铃走进教室的。

教室里没有往常的嘈杂喧闹，相反，里面静悄悄的，只听草蚰蚰儿——曹区区在那儿正绘声绘色地讲着什么，周围围了一大堆同学，只有齐娅静静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看书。

“……那个古墓里的皇妃临死的时候，用血写了一个大大的‘女’字，她说，什么时候她的墓葬上空出现这个‘女’字，她就要出来复仇了，凡是看到‘女’字的人，她都不会放过。哎，你们听说没有……”

说到这儿，曹区区故意停了一下，引得旁边的人着急地问：“听说什么？”

“听说呀，昨天傍晚的时候，古墓的上空就出现了一个一人大的红红的‘女’字……”

教室里一片寂静，大家的眼睛全都盯着曹区区，仿佛已经从他的脸上看到了那个血写的‘女’字，还有那个从古墓中出来复仇的皇妃的鬼魂……有几个女生已经吓得缩起脖子，瑟瑟地抖了起来。

“你看到那个血写的‘女’字了吗？”有人在曹区区的肩膀



上轻轻拍了一下，幽微地说道。那声音听起来仿佛来自另外一个世界。

“啊！”曹区区被吓得身子猛然一震，顿住了。

停了几秒钟，他才慢慢回过头来，脸色煞白，没有一点血色，眼里还噙着泪花。

“是你呀，怕怕龙，什么时候进来的？怎么一点儿声音都没有？”周围有人说。

“进来就进来呗，干吗吓唬人？”曹区区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说，但是眼眶里已经蓄积好的眼泪此时已经来不及往回收了，“吧嗒”一下子掉了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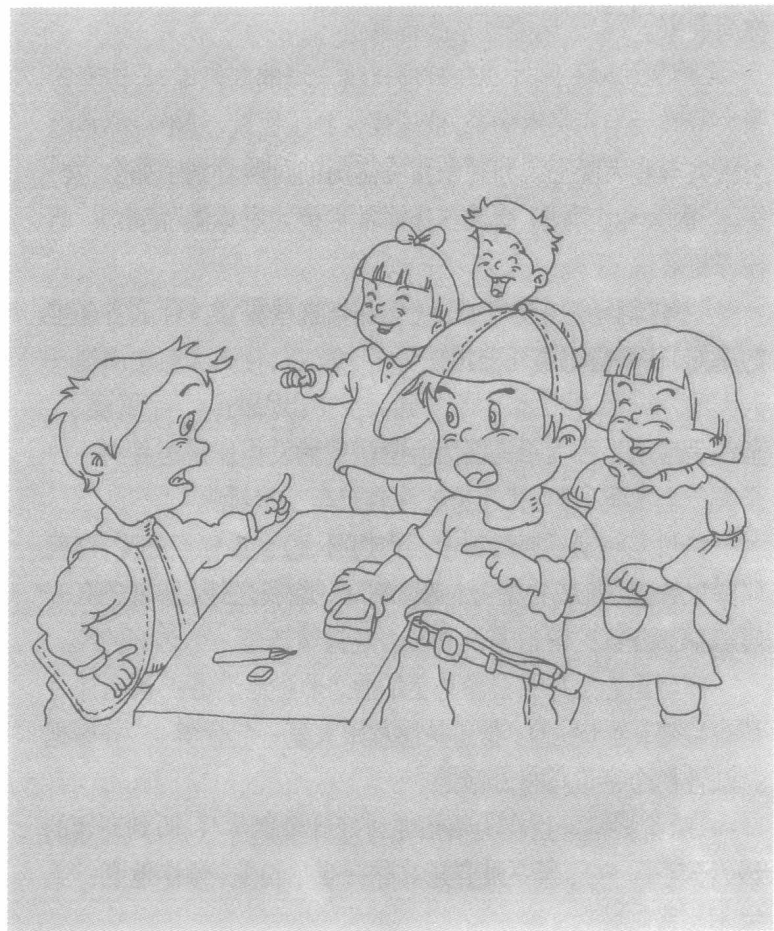
“活该！谁让你晴天大白日的在这儿胡说八道？曹区区呀曹区区，你真是个草蜥蜴儿，到处瞎喳喳，这是什么地方？你竟然在这里散布谣言，该当何罪呀？”

说着，怕怕龙顺手拿起曹区区课桌上的铅笔盒，像县令敲惊堂木一样在桌上重重一拍，说：“曹区区，你还散布了哪些谣言，从实招来！”

曹区区被“惊堂木”震得又是一惊，眨眨眼镜后面那一对小眯缝眼，然后如同从梦中醒过来一般，从怕怕龙手里夺过自己的铅笔盒，用袖子擦了擦，说：“轻点儿，我的铅笔盒里有一支过生日的时候我爸刚送我的钢笔呢！摔坏了你赔得起吗？”

曹区区的父母都是下岗工人，家里境况十分窘迫，所以曹区区非常爱惜自己的东西。

“不要转移话题！”怕怕龙说。





“这些又不是我编出来的，大家都这么说嘛，我们刚才不过是在一块儿把各自听到的传说相互交流了一下而已。不信，你问大家。”曹区区涨红了脸辩解道。

“是啊，是啊，刚才我在校门口听三班的刘艳说，传达室的张大爷昨天半夜突然病了，被连夜送到了医院。刘艳说那是因为张大爷昨天晚上到和平东路看热闹的时候看到了那个‘女’字。”因为耳快嘴快、精灵古怪而常常被大家称做“蓝精灵”的蓝菁抢着说。

“亏你们还是中学生呢，居然相信这些鬼话。什么古墓里的皇妃，什么皇妃临死前用血写了‘女’字，什么天空中出现一人大的‘女’字，什么张大爷看到天空中出现‘女’字就病了，全都是瞎掰！张大爷是因为心脏病突然发作住进医院的……张大爷上次犯病时，我还帮忙往救护车上抬过呢。”

怕怕龙一副不屑的神情，“你们呀，怎么说你们好呢，这就叫举世皆醉，惟我独醒呀！哦，对了，除我之外，醒者还有齐娅。对吧，齐娅！”怕怕龙说着卖力地抛给齐娅一个讨好的笑。

齐娅扬起她那张白净秀美的脸，平淡地说道：“醒者还是请自醒吧，至于我嘛，我还是愿意跟大家一起皆醉。”齐娅把“皆醉”两个字说得格外清楚。

“哈哈！”蓝菁正在为怕怕龙讨好齐娅而生气，听到齐娅的话，怪笑了一声，瞟一眼齐娅又瞟一眼怕怕龙，悻悻地说：“人家不买账哦！”

“这就叫热脸贴到……上”，曹区区脱口而出。说到“冷屁股”时，他用了三个“嗯”字代替。



教室里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

“是吗？草蚰蚰儿。”怕怕龙一面讪笑着，一面用两只手去摸曹区区那胖乎乎的脸蛋，气得曹区区直瞪眼。

站在人群中一直没有吭声的罗可，从齐娅对怕怕龙的冷淡中找到了攻击怕怕龙的灵感，“该是出击的时候了，此时不出，更待何时？”

想到这儿，罗可清了一下嗓子，冲着怕怕龙问道：“听你刚才的意思，是说曹区区他们在胡说喽？”

“没有任何事实与科学根据的传言，只能划分到胡说一类”，怕怕龙顺嘴说道。

“不错，天空中出现‘女’字以及人看到‘女’字就生病纯属胡说，因为没有科学依据。但是，你凭什么说古墓里埋的是皇妃、还有皇妃在临死前写下‘女’字是胡说呢？你充其量只能说这是猜测——可是提醒你注意，猜测和胡说完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罗可说得振振有词。

他好欣赏自己的这一番慷慨陈词，他简直要为自己呐喊叫好了。

“对方辩友，你这是吹毛求疵！”怕怕龙意识到了罗可这是在向自己发动进攻，他想很快组织反击，不能让自己在大家，特别是齐娅面前丢脸，但是来不及了，情急之下只得草草应付，连自己都觉得刚才说出的话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

罗可没有想到今天的怕怕龙如此不堪一击，他没有给对方丝毫喘息的余地，乘胜追击，“对方辩友不要回避矛盾，请直